



泊居珠三角港歸的辛酸

系列三之二



曾經是香港高級白領的麥達文，年輕時也算是出人頭地，在中環高入雲端的寫字樓，度過了他人最得意的時光。退居廣東20年，在經歷了無休止的寂寞和潦倒、一次跌倒後爬不起來的驚惶之後，他此生最大願望，竟然是「無病無痛老死廣州」，令人唏噓不已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叢書、趙鵬飛

■面對記者，麥達文試圖努力擠出一個笑容，卻難掩失落神色。 李叢書攝

八旬翁最驚惶 病死無人收屍 養老異鄉 跌倒爬不起 半日如隔世

麥達文今年已經80歲了。退休前，他一直是香港建築行業中的高級職員。念及香港養老成本高，20年前，他和妻子帶着近10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積蓄，回到了廣東鄉下。孰料，老妻中途皈依佛門，兒子又忙於香港生意。老來無依獨居陋室的他，時時刻刻所擔心的，是自己病死家中，卻無人收屍。

大部分在香港打拚的人，都有過這樣一個夢想：等到老朽的一天，回到鄉下，過恬靜安然的田園生活。

回鄉無交際 恬靜變孤獨

麥達文也是如此。他的鄉下，在東莞高埗鎮沙村。跟設想的一樣，退休之後，他和妻子回到了東莞的祖屋。最初，飄着稻花的鄉野，讓他們體味到了前所未有的寧靜安然。很快，他們便察覺到有一種不可名狀的孤獨感。

麥達文從小就隨父輩到香港，長年在港學習、工作「捱世界」，六十年裡只回過鄉下4次。雖然還有遠房侄子一家，但客套之後的疏落，卻是無處不在。

「之前都是在香港生活工作，在鄉下根本沒有交際，沒有相熟的朋友鄰居，日子其實很難過的。」麥達文說，從他們居住的村子回到香港，

得花上一天的時間，往返的交通費也需要500多塊。為了節省，他們三四個月才捨得回一次香港，看看兒子，看看故舊的朋友同事。

鄉村的寧靜，讓漫長的寂寞變得鋪天蓋地。一開始，他還和妻子有說有笑。慢慢地，妻子開始變得少言而孤僻。除了每日定時上香唸經之外，幾天都不會跟他說一句話。再到後來，妻子徹底皈依佛門，與他分了居。

搬入省城邊 慘遭鄰居呢

「在香港，我就是一個愛熱鬧的人，鄉下的日子，過得我都快悶瘋了。」失去了朝夕相處的妻子，他權衡之下，麥達文決定搬到廣州生活。

「廣州是個大城市，能讓我找回在香港的熟悉。」他把妻子托付給侄子一家，自己孤身移居到了廣州。「每個月給她寄生活費，1998年時是200元，現在是1,000元。」

初到廣州，麥達文在白雲區太和鎮，租了一房一廳獨自居住。300元的月租，尚算便宜。起初，趁着手上還有些餘錢，他聽信一個鄰居的慫恿，拿出5萬塊合夥開士多店。誰知，錢已交付，那個鄰居就不見了蹤影。「那可是我和太太的養老錢啊！」雖已時隔十餘年，現在說起來仍覺得心痛。

麥達文之後過着入不敷出的日子，已令他心驚膽戰，三年前的一次意外摔倒，更讓他意識到了自己的不堪。

「我在家裡好端端地跌了一跤，怎麼爬也爬不起來，只好不斷的叫『有沒有人啊？救命啊！』喊了半個多鐘，嗓子都嘶啞了，也沒有人來。」說起當日的悲苦，這個耄耋之年的老人，鼻翼微抖，一包眼淚悄然落下。

跛腳去簽單 扶牆上廁所

「雖只是半日，於我像是過完了一輩子。我好怕我就這樣死在家中，無人知曉。」最後，麥達文出盡了力氣，爬出門口，半歪在樓道上，才被一個正巧下班回來的鄰居發現，背下樓送到了醫院。

那一次住院，用掉了3萬多塊。比傷病更難過的，是他躺在醫院的一個月裡，眼巴巴的，看着別的病人天天有人送飯、探望。而他，不僅醫藥單都是自己跛着腳去簽，上廁所都是自己扶着牆，慢慢挪去。

「其實，我兒子有來看過我一次的。」面對記者，麥達文試圖努力擠出一個笑容，孰料，卻把極力忍在眼眶的淚水，縱橫得滿臉都是。「但他太忙了，真的太忙了。」

病

一次感冒幾百元

正是因為摔了那一跤，跌斷了腿，麥達文搬到廣州白雲區一間老年公寓，一個月交70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的入住費。每餐飯，交了10塊錢，就有人幫他做好。記者去看他時，從廣州市區搭了2個小時的公車才到達。他正在和公寓裡的其他老人打麻將。見有人來探他，急忙放下手中的牌，高高興興地趕了出來。已經入秋，年邁的他身上單穿了件洗得有些破洞、且脫了線的圓領汗衫，皺巴巴格子短褲，露出的手臂和小腿青黑乾瘦。

一直在照看他的何姑娘告訴記者，麥伯平時的消遣，就是打麻將。如果有人和他說話聊天，就特別高興。如她所說，在和記者交談的2個多小時裡，麥伯臉上一直笑着，所剩不多的幾顆牙齒，顯得尤為突出。

「我來住老人院，只是想死了有人知道，能幫我收屍。」儘管一直咧着嘴笑着，說出的話卻如同石頭一樣，一句一句刺得人心疼。

「最大願望是無病無痛老死」

「香港的中產階級是最慘的，我們活不過時代，活不過物價，政府一換屆，政策就得改。錢不夠多，給不了我們生活保障。而我們又不夠窮，得不到補貼。」退休20年了，他的錢只剩下不到一半，放在銀行裡生息，勉強養活自己。

「以後我和老婆，可能各有各死，但我還得預防會有突發疾病。」他說，因為在廣州沒有醫保，前陣子在醫院看個感冒就用了幾百塊。

「真是病不起，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能無病無痛老死廣州。」

盼

兒來敲門叫聲爸

「難道沒有想過要回流香港？」面對這樣的問題，麥達文愣滯了一下後，搖了搖頭：「不回去了。回去沒房住，難道去和兒子、孫子擠一間嗎？無謂拖累他們，增加他們的生活壓力。」

麥達文說，他的獨子在廣州做生意，大概要半年才能來探望他一次。

「我很想他，但是又不能告訴他。他有自己的事業、家庭。」麥達文喃喃自語地說，小孩子喜歡過年，是有新衣穿，有利是用；打工仔期待過年，是有長假放，有花紅拿；對我來說，最盼望的是兒子突然敲門來探我，叫聲「爸」。

紓解「港愁」 閱看香江事

麥達文現在一年才能回港一次。回去，也是為了辦銀行賬戶或其他手續。「回香港太貴了，我不知道回去幹甚麼。人老了該怎麼過就怎麼過，不該想太多。如果能夠『錢花完了，人跟着走了』就好了。」他說想香港的時候，會看亞視和無綫的新聞；特別想的時候，他會走到街口的報刊亭，去買份報紙，找和香港有關的新聞仔細讀一讀。他已經遞交了生果金的申領表，審批完了，每個月多了1,000多港元，生活總能得到些許的改善。

採訪快要結束了，這個看似無牽無掛其實滿腹愁緒的老人，抬頭看了記者一會兒，說：「記者小姐，我肯對你說那麼多，是因為你是香港的媒體。你現在來採訪我，是不是代表（香港）政府並沒有忘記我？」

窮 腐乳榨菜又一日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熊君慧、李昌鴻 深圳報道）在深圳翠竹苑一棟小樓裡，記者見到了93歲的陳熹。一頭白髮的陳伯，戴着一副厚厚鏡片的老花眼鏡，身上的襯衣款式陳舊。因為不會說普通話，陳伯平時也難與鄰居溝通。家裡唯一一台高檔電器——電視機，也不常開。

「深圳本地電視台大多是播普通話。」陳伯說，「字幕睇唔清楚，聽又聽唔明，好似睇公仔戲。」

「18年前退休來深圳養老，還有幾十個老朋友經常在一起飲茶、傾偈。現在走的走，病的病，我天天一個人躲在屋企。」陳伯口中「走了的朋友」，大多是駕鶴西去，再也不會回來，尤其是幾年前去太去世後，他內心的孤單就再也無人能懂。

年輕時，陳伯在香港肉檔做生意。1995年帶着14萬港元與老伴一起回深圳養老，住在現在這個單位。如今，兩個兒子年紀也大，失業在家，靠兒媳上班維持家計，孫女還在上學，所以兩個兒子幾乎沒錢貼補陳伯。

如何省錢，是陳伯老年生活主題之一。為了幫補生活，在大兒子介紹下，陳伯把其中一間房出租，每月賺500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租金。陳伯說，他現在一天的生活支出，控制在10元左右。

「領到生果金，每月都加菜」

為了盡可能的節省開支和煤氣費，陳伯每天早上8點多起床，煮2兩米，分早晚兩餐吃，中午不吃。每天，經常以腐乳和榨菜伴飯，偶爾買些便宜的青菜。

在狹窄的廚房，記者看到鍋裡有一碗白飯和一碟不見油腥的蘆瓜——這是早飯剩下的，也是陳伯的晚餐。



■陳熹每天只有10元的開銷，每天只得吃青菜和榨菜等度日。 李昌鴻攝

陳伯說，他已經提交了「廣東計劃」申請表。現在天天期盼，能夠盡早領到每月1,135港元的生果金。雖然第一批生果金名單中沒有陳伯，但他還是信心滿滿。「等我領到了生果金，每個月都可以加菜了。」陳伯的臉上開始有了笑容。他告訴記者，隔壁有一位70多歲的梁伯，去年過世，生前一直期望領生果金。「我年紀比他大，卻比他距離領生果金更進一步，是不是該高興呢？」陳伯的樂觀回答，讓人鼻子一酸。

殘 上天早來收命吧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李叢書、趙鵬飛 廣州報道）70歲的王文釗，早年在香港任職的司機。10年前，帶着80萬元（人民幣，下同）儲蓄泊居廣州養老。他居住的一廳一室，是當年花了十多萬元，買的一套不到30平方米（折合323平方呎）的二手房。廚房和洗手間，需要和同一樓層的5戶人家共用。因為舊樓年久失修，走道樓梯間的牆粉斑駁，天花上因漏水而瀉出大塊青黑霉斑。

他的房間朝向西北，冬冷夏熱。雖已值深秋，但西曬時仍覺得悶熱難當，不通風的房間瀰漫着一陣木頭傢具受潮腐朽的味道。

長久的職業病，讓王文釗的腿腳一直不好。兩三年前開始，他不能自己行走了，如今只能依靠輪椅出入。因為早年離異，他一直和56歲的張婆婆相依為命。遇到張婆婆外出，他甚至不能獨自如廁。為了減少上廁所的次數，王文釗每天只喝三杯水，吃飯也很少，一碗飯分兩餐吃。可他還是擔心，如果自己的手也壞掉怎麼辦？他悲觀地對記者說：「如果真有這一樣天，希望上天能快點把我的命收走。」

「人老了就如廢柴」

王文釗的一子一女都在香港工作，大概一兩個月來探望他一次，每次會給他留下800元至1,000元生活費。王文釗的積蓄，在10年間因生活花費已所剩無幾，存在銀行的定期每年利息才1,000多元。

他申領香港生果金的表格已經交上去了，按照流程，再過一陣子就可以按月領取了。

因為身體問題，王文釗的脾氣越趨暴躁、孤僻，話也不願說太多。採訪伊始，他還能維持耐性，但



■王文釗無人陪伴時，獨坐在輪椅上，看書，神情落寞。 李叢書攝



■王文釗家中環境污穢，但張婆婆要照顧他已無暇顧及。 李叢書攝